

用生命唱响民族融合之曲

To Sing a Song of National Mergence with the Life

——福建京剧院新编历史剧《北风紧》观后

撰文/何玉人

我国历史上的宋金时期,前后有三次和议,这就是著名的辽宋澶渊之盟、夏宋和议与金宋的绍兴和议。这三次和议说明,宋朝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往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。对外贡以“岁币”、割地和平的政策,虽然保持了一定时间内的安定,金朝灭宋的愿望始终没有停止过,金主完颜亮不仅亲自率兵侵略南宋,还有“提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”,占领杭州的勃勃野心。直至历史上两宋先后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。南宋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朝廷,朝中奸臣当道,有志者报国无门,客走他乡。这就是剧中汉族士子施宜生投奔大金国的真实历史背景。少数民族在掌握政权后都要学习、掌握中原文化,以此建立统治制度。其间,汉族士子成为笼络和利用的对象,他们在仕途暗淡的绝望中,一些士子弃宋投金,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。他们

中有些人权高位显、福祿双至、美妻骄子,但是,他们骨子里优越的文化感、流落他乡失落的身份和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诸多精神和文化差异,使他们无法真正进入当朝的权力核心,只能是被利用和御用的文人。这一点再次为剧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具体环境,由此奠定了剧中主人公施宜生形象塑造的深层文化成因。

就是在这样的真实历史语境中,剧作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造,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交汇中,生动地表现了宋朝知识分子施宜生的生命轨迹。作品在表现施宜生人生际遇的过程中,没有过多地铺排情节,在简洁的故事叙述过程中,表现施宜生南不得志,北来求仕,在风雪交加的独行路上几乎丧生,得到金国大将军之女完颜标艳的相救、相爱,又在短时间内受到圣上重用,成婚生子,官拜尚书。这对于一个



北上求仕人来说,已经达到生命辉煌的层面。面对如此的荣耀,高官厚禄、美满姻缘没有使他失去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,他仍心系大宋,由此而演绎了施宜生的两难处境。作为金国出使宋朝求和的使臣,施宜生并不知道在求和的背后,一场战争正在孕育中。在得知金国准备发兵南征时,他以“北冰(兵)南争(征)”的藏头诗向宋廷泄露机密,招致金国大军惨败,老岳父被俘,同时导致自我个体命运的悲剧。

剧中施宜生曾先后有两次背弃,先背弃了视他为敝屣的大宋,又背弃了对他恩重如山的金国,他不愿意辜负“一边是我的故国父老,一边是恩义齐天的大金”,因此又有向宋泄密与向金以死谢罪两次赎罪。大起大落的情节使简洁凝炼的故事充满张力,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,人物的两难处境得到很好的表现。施宜生的行动,源于他念及中原父老要受兵刃之苦,心痛难忍而为;也源于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孤儿寡母,这种赎罪行为的背后,是难以割舍的家园情结和血脉亲情。汉民族习惯于以情理为纲常,亲人、故土、国家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,浸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,无论承认与否,无论走到哪里,国家、故土、亲情都挥之不去。因国而泄密,因家而赎罪,在大将军带回两国交好的消息时,施宜生的生命走到了最后,虽然他回不来了,但他的付出得到肯定,戏也因此而得到升华。

该剧还生动的为我们展示了民族融合的主题。十三世纪前后,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融合期,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时,对峙与平安相处此消彼长,但汉文化的传播、民族融合的方向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,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、渐进的、充满着曲折,甚至有时还带着血腥。施宜生带着的《归雁图》在剧中不仅是一张图,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,是汉族诗词书画的缩写,是中原文化的凝结。妻子标艳和儿子兴儿是剧作家虚构的两个人物,不同民族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同化和融合,标艳和兴儿大有长进的汉诗,也是汉文化浸润的结果。何况“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。”宋金两国的征战也好,施宜生为之而倾力的息战也罢,经过似水流年的日月洗礼,如今宋在那,金在那,都已经是融入其内的大中华了。

《北风紧》由戈明老先生创作,雪翔(周明)加工修改。修改后的作品在尊重原作整体风貌的基础上,经过精心剪裁和完善,使作品更加精炼、流畅,增强和突出了“民为重,君为轻”主题,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了很大提高。音乐上,作品始终遵循京剧艺术的特点,活用和化用了西北民歌

和其他音乐素材,但始终没有脱离京剧的风格,按照不同人物的性格设计唱腔,为很好地塑造典型人物起了重要作用。为了向第五届京剧艺术节奉献一台精美的作品,导演刘作玉对整部作品作了大胆的改进和精心的加工,她坚持戏曲的写意戏剧观,坚持空灵、自由的舞台调度,风格细腻、严谨、规范、大气,坚持让戏在演员身上,景在演员身上,让演员在自由的时空中尽显表演艺术的形式美。施宜生的扮演者田磊是一个文武具佳的演员,他嗓音好,唱腔圆润、行腔自然,虽然年纪不大,却能准确地把一个性格和情感都很复杂的人物演得很好。标颜的扮演者孙劲梅是一个扮相俊美、潜力很大的演员,几年来她越演越好,其程派风格的演唱低回、幽远,表演张弛有度,具有很强的感染力,成功地把一个敢爱敢恨的大漠女子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。尽管她们都是第一次担纲创作剧目的主演,经过刻苦认真的反复实践,演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该剧的舞美设计黄永碨把握简约、写意的审美风格,后区设计了通栏平台,以赭绶图案衬托,以中国水墨工笔画为背景,配以可透视的纱网制作,舞台采用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体现不同的场景,使空间开阔,体现了舞美作用于戏、服务于演员表演的设计理念。林宏恩的灯光设计明亮、有层次、多变化。用明亮的光突出演员,使观众在灯光的作用下轻松观赏演员的唱做念打,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光色体现人物的心情,根据不同的场景采用不同的光色,特别是在表现武打和群众演员奔跑的场面,充分利用灯光进行渲染,得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。总之,《北风紧》在剧本、导演、音乐、舞美、灯光、服装以及舞台呈现等方面达到了自然的有机的统一,是难得的“一棵菜”,因此在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得到一致的认可。

戈明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和老师,他有学者的底蕴,诗人的激情,剧作家的才情,这部作品是他经过认真思考,精心构思和铺排的心爱之作,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部凝聚着心血和智慧的作品被搬上舞台,也没有听到掌声、看到鲜花,但是,可以告慰戈老在天之灵的是该剧始终遵循着他剧本创作的文学性、舞台演出的生动性和人物形象鲜活性的原则;遵循着他以一贯之的道德坚守、文化坚守和精神坚守的原则。期待福建京剧院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问世。

(何玉人: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)

责任编辑/白勇华